牧民心書 第二

清心　樂施
齊家
屛客
節用

卷四
卷五
卷六

共十六

牧民心書卷之四

洌水 丁鏞 編

清心 律己第二條

廉者牧之本務萬善之源諸德之根不廉而能牧者未之有也

國朝清白吏之選通共一百單十人 太祖朝以下四十五人 中宗朝以下三十七人 仁祖朝以下二十八人 景宗朝以降此選遂絶而國益以貧民益以困豈不嗟哉四百餘年其束帶立朝者幾千萬矣而與此選者止於此數亦士大夫之羞也歟

象山錄云廉有三等太上俸廩之外悉皆不食其食而餘者

亦不持歸歸之日匹馬蕭然此古之所謂廉吏也其次俸廩之外其名正者食之其不正者不食其食而餘者輸之家此中古所謂廉吏也其最下者凡已成規例者雖其名不正食之其未成規例者不為禍首不賣鄉賣任不偷災飜穀不賣訟鬻獄不加賦竊羨此今之所謂廉吏也諸惡悉備者今之滔滔者皆是也能為太上固善矣如其不能抑其次可也若所謂最下者在古必烹凡樂善恥辱之人必不肯為是也

楊秉清儉雅素歷祿剌徐兗四州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楊震之子

襄毅公山雲廉正無比廣西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

敢言公詢之世謂為將不許貪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污點墨則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去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忿奈何宰言居官黷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鎮廣西十年廉操終始不渝

廉者天下之大賈也故大貪必廉人之所以不廉者其智短也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余謂仁者安廉知者利廉何也財者吾人之所大欲也然所欲有大於財者故舍之不取也雖以得財為心亦當為廉吏何也每見地閥華顯才望藹蔚者為數百緡所陷削奪流竄十年不調者比比雖或勢高風

利免被刑辟而物論唾鄙雅望衰落文臣坐此不得為館閣武臣坐此不得為将帥者亦何限矣智遠而慮深者其慾大故為廉吏智短而慮淺者其慾小故為貪吏苟能思量乎是則庶乎無人不廉也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若我受之爾與我皆喪寶也　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楊震爲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故自古以来凡智深之士無不以廉爲訓以貪爲戒

裴俠曰清者莅官之本儉者持身之基

律己箴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汚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黄金五六駄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包孝肅公家訓去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没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

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　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楊伯子曰士大夫清廉便七分人了
馮猶龍曰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

鄭瑄曰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

鄭瑄曰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産於海曲冀充

官槖之貲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見自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艴然怒聞人譽其無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誣之以季孫陶朱之儔亦艴然怒等之以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也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貴多所醜獨何哉

鄭瑄曰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厦千間膏田萬頃僮僕如螘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

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　又曰縉紳一登仕籍轉眄富盛利厚官高則是餘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廪骯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托於鄉里自非天挺高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宋蓋巨源為縣令因賣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間見之惡曰不意今日却使一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近一縣令於政堂中手自尺布何代無賢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

哉拂衣去
福建廉使陶垕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冨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爲若父死鍾聲纔絶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餙鞍服置於門宅左右俟出門卽擁腋去其黨則京師揺唇舌獵炮炙之徒也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揺鈴子夜軍之力以餬口

牧之不清民指為盜閭里所過醜罵以騰亦足羞也
鄭瑄曰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為盜
官曰汝盜邪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為盜耳盜乃笑曰如公
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咿唔帖括曾不考古今究
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事權人手借以攫取大
利父師所教友朋所學習盜也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
匍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祿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
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
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賤氓罰贖貪苦披髮剝膚室廬不保鬻
及妻孥赴海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饕大起

甲第連雲歌鍾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天下之大盜也穴
地破竇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官人高坐拱手搜括巨萬而猶
不失官譽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
此盜

高麗羅得璜剥民聚斂謟事崔沆爲濟州副使前此宋佋守
濟州坐贓免得璜至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

李墍東閣雜記云國初咸鏡一道隣於野人大小守令皆例
以武官差遣加以朝廷絶遠無所畏忌專以酷刑箕斂爲事
閒遣文官而稱望者亦絶少民以晝賊目之有一北氓初赴
京者至成均館前路謂同伴曰此何郡府其伴曰此是朝廷

聚會畫賊長技之處此言雖過於憤激聞之者亦可愧也

寒巖瑣話云白蓮寺僧有善諧者常誦一聯曰日傘陰中多大盜木鐸聲東少真僧（謂首座多欲）

貨賂之行誰不秘密中夜所行朝已昌矣吏屬甚佻入則曰此事秘密人無知者宣則害己誰肯宣之牧深信其言欣然受之纔出門昌言不諱以沮其敵頃刻之間達乎四境而牧且深居孤立漠然不聞誠可哀也楊震四知之外人知不可防也

楊震為荆州刺史茂才王密除昌邑令夜懷金十斤遺之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退（後漢書）

孫薪黄祿爲太學舊游後黄祿以御史出虔州時有吏胥欲
賄黄祿將因孫薪納之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賊
饋遺之物雖若微少恩情既結私已行矣
鬲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遣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爲異受
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
黄黒封印如初
羊續爲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掛之後復進續出前
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熊泰簡公平生清節一芥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
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綵段

財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垂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有主簿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取視乃有砂金三兩其內公驚歎曰彼以我爲何如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畏新歎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時呼錢塘一葉清

北齊穆瓊爲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受瓜果郡人趙崇獻新瓜一雙瓊置梁上竟不剖　賈郁還仙游縣有邑客遺瓜郁

不受
宋查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
於樹而去

所貴乎廉吏者其所過山林泉石悉被清光

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
隱之徑酌飲之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為尚書還太僕以竹蓬
為屏風家人併日而食晏如也

唐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之莞爾笑
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泉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著公服焚香禱之曰願子孫

居官清白有如此水

元魏房豹守樂陵郡無甘水皆濵海味醎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及豹還甘味復醎

宋虞愿為晋安太守海邉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徃觀之清澈無所隱蔽

楊誠齋贈盧陵守詩云今矦氷檗清到底一粒不嚼盧陵米一芽只瀹清泉水玉泉知渠是良吏

凡珍物産本邑者必為邑弊不以一枚歸斯可曰廉者也如江界之蔘貂鏡北之髢布南平之扇淳昌之紙潭陽之絲箱東萊之烟具慶州之水晶海州之墨藍浦之硯及期之日㨾中

不帶一枝則清士之行也　每見珎物携歸以其珍物羅列
左右貪鄙之色由内達外者使人代慚
白香山自言久官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
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
碑　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宦游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
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
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鄭瑄曰夫有產
土之災也徽徽州也
甯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為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是所

望於司牧

包拯爲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一硯不持歸

歐陽文忠公與侄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爲戒也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蔵蚌胎爲官吏所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不𠀤肯買案覆之果然

唐桂州都督李弘節歿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

其清今既責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救解之　土物之可畏如是矣

合浦出寶珠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孟嘗為合浦太守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為神明

柳子厚零陵復乳穴記云連產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歲以貢則買諸他部刺史崔公至逾月人以乳穴復来告嚮刺史貪戾徒役而不貲以是病而紿焉今刺史令明而志潔信順休洽以是誠告焉

余靖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

海一物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曰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唐朱敬則貶涪州刺史及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董士毅為蜀州守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覦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為計也公曰唯唯既歸諸子迎之水次以後事問公曰吾聞之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所具者柏耶公莞爾笑曰吾載柏子在種之可也

若夫矯激之行刻迫之政不近人情君子所黜非所取也楊繼宗以龜首逐妻（見下齊家條）許鎡以棍木煖子（見上篇）非刻迫之政乎孔覬以錦絹投火李沂公以犀象投水（見末篇）非矯激之行乎若是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也

鄭瑄曰士大夫捐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高不受公料子啖官厨餅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摘發姦諂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屬號哭士文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上聞之曰士文暴過猛獸矣坐免　鄭瑄曰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即生路絕矣古今

清吏子孫多不振正坐刻耳

清而不容捐而不實亦不足稱也

象山錄去妝之清者清而不容但務捐財不知所用或散之妓伶或施之佛宇斯固非矣其自以為務實者又或買牛以數民或放債以補徭不知歸盖出門約條隨壞牛錢盡歸豪户而吏與之分味債錢勒配貪灶而民以之破家新官聞之如鷹遇肉如虎跑地追括已消之物以充無厭之慾而憲約都毀如除虐政天下之無義無智莫此若也然則奈何如有大財當置田設莊以蠲徭役（即民庫）如不能然即養老慈幼嫁娶殮葬廢疾之養罷癃之贍當於目前行之以慊吾心而已

吾位不固焉能為日後計哉

凡買民物其官式太輕者宜以時直取之

胡太初曰蒞官之要曰廉與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内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貪賤者有妻子啼呼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奉養之需喜聲譽則餙廚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婚男嫁女橐帛匱金雖欲廉得乎貪黷亡耻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賣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賓客例敷吏貼吾循之奚怍得無愧辭乎　案素有官價者今之所謂官定式也官

定之價槩從輕薄或其中有從厚者官則不用吏其堪乎物之貴賤時月以變而官式一定百年不改其不能與時平準必矣價薄則吏苦吏苦則民削畢竟害歸於下民吏何與焉大抵吏之爲物樂則進苦則退見其不退則知其有可樂也民之爲物樂亦留苦亦留以身著土如縛受笞雖不去不可曰無苦也數十年來所謂契房除役之村日增月加賦役偏苦民不聊生欲革此弊吏則曰逃余察其由一列邑之諂事監司愈往愈甚也一官式之勒定物價不公不平也吏既蒙害勢必告退官欲挽留必充其壑而上不忍釋吏下不可加賦於是除給一村使爲契房天下之巧詐鄙吝未有甚於是

者也故收之新到者無不欲打破契房既知妙理又無不默然自阻者知本由己也

凡官用諸物宜以春分秋分改定時價行之半年其可因者因之其可改之一從時直無削無濫改不亦善乎禮曰日夜分則同度量均衡石角斗角正權槩亦此意也　凡吏奴進諸物者若於貿販無所稱冤則凡契房等害民之事始可以矯革惟意矣

凡謬例之沿襲者刻意矯革或其難革者我則勿犯西路之防番錢山邑之火粟錢餘如場稅錢巫女布等物雖屬謬例皆朝廷所知或可因也若西路之臥還債（詳見還上條）南

方之隱結債詳見田政條雖沿襲日久斷不可食新官之夫刷價決不當再斂前已見推官之雇馬錢決不當盡下列邑有雇馬庫者每有推官之行雇馬庫例下錢數十兩於是一月三推但以文書報營實未嘗躬行而雇馬之錢依然取用官結之賸餘錢決不當偷食諸宮房無土免稅每一結戶曹收錢未滿七兩而近年米貴則每結收數十兩本邑食其賸民庫之猥瑣名目亦不當依例取用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要在為牧者商度義理其違天理而干王法者萬不可躬犯其或牽掣難破者雖不能釐革我則勿之 凡防番錢火眾錢雖不能全破敗里殘村軍額難充指徵無處者悉宜蠲減不可吝也

高麗金之錫高宗末為濟州副使州俗男年十五以上歲貢

豆一斛衙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雖貧者皆致富有井奇李著二人嘗守是州俱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即蠲貢豆貢馬選廉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高麗權晅為慶州留守舊有一庫賦民綾羅財之名甲坊充貢獻羸餘甚多皆為留守所私晅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年貢

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高鐍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隷於籍黃中悉表上之上嘆曰府

庫之物有籍貪贖者尚且禁取之況此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

凡布帛貿入者宜有印帖

每邑必有邑市吏奴掌貿者憑籍官貿布帛之屬輕價勒買又或內舍冊房私自貿入陰削其價或吏奴自當其欠或商賈坐失其直皆取怨之道而官府不聞也

上官之初宜令掌市之吏（或戶房掌之或他吏掌之）徧告布帛之商曰自今凡官貿布帛必有印帖（帖文踏印者其大如掌）無此印帖即非官貿印帖之下所受本價汝宜手錄使吏還納俾有憑考　印帖式甲子二月初六日官貿帖第二行八升棉布二疋第三行

九升學布一疋第四行十升表紬一疋第五行首奴得孫當中踏印既貿賈人李命聃自書其名遜行錄價使之還納如是則所貿布帛容有換易之弊然其在商賈則無怨矣八方風俗各自不同吏俗淳厚本無奸弊者不必用此法

凡日用之簿不宜注目署尾如流

學宮及諸庫下記宜詳審密察至於廚吏縣司之下記功勿諦看丞着花押(方言曰手例)可也雖有濫下者功勿削之

象山錄古今俗令冊客照檢冊客任意密察則謗言喧騰而客何干攷之題必登貶目冊客顧私朋姦則嘲笑沓臻而吏與分利之弊無計防塞(見下屏客條)又或土書翻繹(俗所謂諺文)納于

内舍受其墨印以相照勘則閨門不嚴事面乖戾皆不可為也凡内供之物咸定厥式咸以錢納（見下節用條）而日供特用之物不過一二種而止則都無事矣此無上妙法

牧之生朝吏校諸廳或進殷饌不可受也

諸廳進饌皆出民力或収契房之錢或收保率之錢憑籍虐斂無所不及奪漁户之魚擊民村之狗麪油取之於僧寺碗碟取之於陶家此斂怨之物也如之何其受之或有鍮器一具細布數端獻之為壽尤不可受　春府萱堂之生日所獻尤不可受

胡大初去生辰獻壽一切罷去我既不求吏未知悛則責之

可無愧辭

凡有所捨毋聲言毋德色毋以語人毋說前人過失

每見廉劇之人或捨謬例之財以循公理或捐廩俸之物以為民惠者其事雖善方其捨之也乃逞氣大言曰士大夫安用此物吏或據例為說乃叱之棍之以顯其廉又曰俸廩所餘吾豈可歸買田土颺言誇張慮有德色對民對客常常誇矜其心以數百兩錢看作大物識者傍觀豈不竊笑凡捨財捐廩宜以過去數語分付該吏勿復提說人有問者答曰今姑捨之後恐未然遂言他事勿復張皇可也　前人循例本非作惡今我捐財或出要譽以我小惠議人常事非禮也功

須戒之

杜衍曰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茍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讃己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黙然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鄭瑄曰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内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劫陵轢人爲尤難　又曰清是居官本分却不可務清傲濁愼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愼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胡威父質爲荆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疋爲裝武帝謂威曰卿孰如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

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李東岳安訥選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莅郡按節豈能無所玷但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居處服用之物不能爲他人觀美故見者認吾爲清白吾甚愧之先輩之循實不喜名如此 鄭載崙公私聞見

廉者寡恩人則病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斯可矣于囑不行焉可謂廉矣

吏奴之屬不學無識但有人慾不識天理我方匪勉何以責人律我以禮責人以衆無怨之道也科外虐民者法當嚴禁其承訛襲謬認之爲循樣者多所濶略可也 如色落米付標債之類

趙克善在郡邑小吏嘗失官鷹買他鷹以納公曰鷹自颺去非爾罪却之不問

象山錄去每見俗吏其遇窮交貧族不肯以俸餘施之別令其人自求一事聽其干囑是掠民之財以救吾族也雖歸槖不些領聲以作不可爲也

清聲四達令聞日彰亦人世之至榮也

高麗尹宣佐忠肅王時爲漢陽尹旣而王及公主如龍山王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牧民汝曹愼勿擾涵後王親注守令至雞林尹輟筆思曰朝臣盈庭無如尹尹即注之

高麗田祿生爲慶州判官爲政清白李齊賢詩曰田郎作倅

吾雞林父老至今懷清德

完善君李義傳為楊根郡守蒼石李公埈嘗過郡歎曰清氣襲人

李蔡號松郊為舒川郡守監司李安訥書其考曰清如玉壺惠似春風　蔡樊翁為伊川府使政尚清簡監司書考曰行何德政伊水為清

李奎齡為水原府使為政清慈宋尤菴致書賀之曰大水籠山咫尺不聞人語但仁聲聒於耳邊　利川有古碑刻文曰李侯奎齡通萬古第一清德善政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牧民心書卷之五

洌水　　編

齊家 律己第三條

修身而後齊家齊家而後治國天下之通義也欲治其邑者先齊其家

治縣如治國不能齊家何以治矣齊家之務厥有數端一曰從行不可不守法也二曰治裝不可不從儉也三曰飲食不可不節約也四曰閨門不可不嚴謹也五曰干謁不可不斷截也六曰貿販不可不廉清也於此六者不能立法而牧之治理可知矣

續大典云守令之濫率家眷者潛姦邑婢者並摘發罷黜見吏典之末案國典濫率有禁而無明文宜著為式父母妻之外惟一子許侍其未婚子女勿計而許之一奴二婢之外毋得帶去斯可矣　父母也妻子也兄弟也是為六親上奉祠版下率賓從又帶奴婢一室遷徙百事纏糾殉私滅公治理以紊古之賢牧不以家累自隨良以此也惟父母旣老榮養是急其餘務從簡約

國法母之就養則有公賜父之就養不會其費意有在也父之就養朋友謂之春府吏奴謂之大監大監年踰六十衰老侍養者宜黽勉就養其不然者雖孝子懇請不宜輕往　若不

得已而就養宜於內室（俗謂之內衙）擇一溫房深居養病勿與外人相接乃中禮也每見春府多不知禮外舍開座罵吏叱隸狎校延客甚則責訟鬻獄濁亂官政詛者滿城譏者滿境若是者慈孝兩傷公私俱病不可以不知也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每聽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府遣左右救不聽起觀其斷决欣欣然喜見顏色　案若是者春府雖往彌有光矣韓億之父亦從焉（見下條）

宗子奉祀者宜奉祀版其支子不祭者不宜然也自官助祭是亦官饗何必虛其廟而就官乎宗孫不當室者與支子同

禮曰有適子者無適孫

清士赴官不以家累自隨妻子之謂也

大明循吏若楊繼宗謝子襄王恕唐侃之等其赴州縣皆不挈妻子已見前此近古之清跡也況於漢唐乎

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裝惟布衾敝裯鹽麥數斛此矯激之行非人情也不可訓也

子女幼穉欲從行者情所不禁其若年齒既長婚娶既成者宜令挨次來覲不可一時並來古人有言曰出宰者有三棄一曰屋棄凡屋宇空虛則破壞也二曰奴棄凡奴僕游閒

則放肆也三曰兒棄乃子弟芬華則怠蕩也誠哉言也

昆弟相憶以時往来不可以久居也

兄弟友愛雖篤不得不暫相離別弟猶可矣兄尤非也余見牧之兄随弟在官者吏奴稱之曰官伯倭皇尸位而闕伯用事如縣令尸位而官伯用事故譏之如是也賢弟雖泣乞團聚兄宜掉頭若一投足官伯之稱不可辭也姑嫂姊妹有貧寡願從者豈不憐矣國法既嚴不可攜也

賓從雖多温言留别贓獲雖多良順是選不可以牽纒也宗族宜睦而不可攜也賓客宜厚而不可招也傔從有勞而不可使從行也諸如是者約以饋遺温言留之俾知官府之内不

可多人庶乎其無怨矣

鄭左相弘淳爲平安監司傔人有積年勤勞者謂當從行私自治裝公拒之不許傔人憂憤成疾後半年冒沒往從公留之三日又治遣惟給一馬卽不以一物相贈傔人益復大恚公旣秩滿而歸遂絶跡居月餘公召而責之贈敝紙一軸傔益懷恨歸而投之於母前母發之乃其人貢物二名之交券也其人者供柴炭炬煒

奴僕最能作過擇良善拙直者一奴二婢之外不可加寧忒眷屬不多者一婢亦可第五倫妻自炊爨王恕不挈僮僕豈無所以然哉

范文正公出守時有二婢及歷二府以至于薨不增一人亦未嘗易

内行下來之日其治裝宜十分儉約雙馬轎非美制也（不如太平車）然女子生杋之以雙轎奉母者不可不用若室人則何必然矣婦女無識心誠願之宜借人雙轎或至一站（南路宜至果川西路宜至高陽東路宜至平邱）則或至一日（即二站）便可除之獨馬轎青翼帳垂之以朱簾以至於邑獨不能為榮乎一日乘之足以還祝何必十日乘之然後快於心哉　母轎妻轎之外其一行人馬不宜用官隸官馬宜以家奴家馬或雇人雇馬乃中禮也　野人迂談云杜黃裳在相府而夫人

只乘竹兜子何必雙轎作行然後方為遠嫌我國中古以前雖宰相夫人亦騎馬戴羃䍦而今則風俗浮侈日滋月甚賁出夫馬無有限節一雙轎之行左右扶擁不知其數甚至多發人夫千里舁行者有之夫雙轎者　君上之所御而府舁雙轎則　君上之所不為也其僭何如古者監司夫人乘獨馬轎而今則市井賤女目其夫知縣亦乘雙轎其濫何如案牧之有志者學於中國作太平車一輛以奉其母可以為榮可以無怨矣

韓億為河北轉運使大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獻肅公（其父也）乘驢隨車其儉如此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

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德為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人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尹碩輔燕山朝嘗守豊基郡只率一奴一婢不挈妻子後為星州牧使妻朴氏有孕已八朔使騎馬以行不敢轎朴氏弟仲幹牧尚州來見衙供甚貧饋鹽斗公卽還之如將浼焉 案國初士族婦女亦冪䍦騎馬明矣

宋孝憲公欽每出宰赴任新迎馬只三匹蓋公之所乘者一馬而母與妻各一馬時人謂之三馬太守

子弟亦乘草轎(無屋者)令官隷左右扶護非禮也少年宜習鞍馬不然屜馬(方言曰吉馬)駄行具(方言曰負擔)以騎以行無不可矣

內行將發前一日宜以酒餅羹飲餉吏奴將行者 收行之時無此餉者牧主於嚴且係公行不必餉也內行宜主於慈善且係私行宜有餉也 內行既到邑三日亦宜有餉以酬從行之勞

衣服之奢衆之所忌鬼之所嫉折福之道也

婦人識道理者絶少大都皆膚淺之俗見纔聞夫子作宰便謂一邑富貴從天下來其裝飾環佩務要盡美濫討邸錢廣招牙婆(俗稱方物婆)奇綺異緞細苧纖布雕龍之釵蜚蛾之佩粧

孩為妖歸婢為娼必欲超越諸家輝耀一路而識者見之已知夫子未出於正也浪費时賭消折福祿以削夫子之面皮抑何快之有

周新按察浙江僚屬一日餽以鵝炙懸於室後有餽者指示之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新家人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惡更為澹素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相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美談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即此義也

徐廷忠為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羅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淯伏階下也相傳為美談

飲食之侈財之所糜物之所殄招災之術也

後漢孔奮守姑臧唯老母極珍膳妻子飯食葱芥或嘲奮曰置之脂膏中不能自潤

趙㬭為陝川郡守清節無比嘗在郡子壻奴僕往来者皆賫私糧又郡産銀口魚夏月雖至腐敗不許妻子嘗之

後唐劉贊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

肉食別以蔬食食贅床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贅力學舉進士

胡壽安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官二十餘年常以侈奢為戒猶恐不能令終爾胡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閨門不嚴家道亂矣在家猶然況於官署乎立法申禁宜如雷如霜

內舍之門古稱簾席門古者隔之以簾遮之以席家奴官僕不相接面所以嚴內外也近世此法蕩然家奴任出此門官婢閽人此門去簾撤席附耳接膝令出多門百弊以生豈不

寒心

簾席門外置一楸石（砌石作楸禁之狀）令曰每朝廚奴（即官廳庫直）園奴（園頭漢）以其供上之物置於楸石之上擊鈴而告之（即內舍之鈴）退而立于三十步之外（宜畫地主表）內奴聞鈴聲至門撤席取諸物納之即以虛器還置楸石之上既入良久外奴取虛器而出敢有見面接語者內外奴皆從重决笞 所供之物誠苦惡不可食者於入內之日親自察視其可恕者恕之其不可恕者宜於閑隙言于首吏使之自外察飭不可使家奴微發一言而亦不可使內眷私下一令又不可使冊客（即子弟親屬）曰是曰非一毫干涉之若所用時急而其納甚遲宜以內札告于

毋房轉告東軒即政堂東軒名首吏使之督飭終不可使私人督飭官屬雖至微至瑣之事萬不可使令出多門　立法如是則首吏甚苦其督飭必嚴行之數日必沛然無滯矣

權倘爲邑宰母安夫人戒之曰臨民必推恕毋令老母慚愧

於受養內外不嚴着包苴之徑尤不可不愼

官妓官婢不宜出入內庭瑣語雜說皆自此輩口中流出矣

針婢有事宜自東軒董飭首奴使之泒工　汲水之婢宜於廚門之側穿墻掛筧使之流水于內

首吏之妻不可使出入內舍此屬必乘空官之時牧出謂之空官盛設殽饌或持布帛敦匜可愛之物以獻內室以辱顏私牧

以此拘牽視首吏為私人害於政多矣
每遇殷祭之日賜餕宜均古禮煇胞翟閽施恵必均故禮曰
恵均則政行六房之吏侍奴侍童之近而有勞者不可以不
均也
胡大初曰子弟門客勿令與吏輩交接吏民婦女勿令其出
入貿易往来結託交通關節禍起蕭墻若何拯療事干閨閫
求易辯明
烏城家戒云子弟親賓深處内室不可與吏鄉奴隷對面接
語昔余先人治郡縣時戒之如此子弟宜晨興盥櫛上堂問安即晨省衆謁時
至即退處私次不可立於親側以觀衆謁或吏退庭空又上

堂陪歡若訟民入庭或罪人决杖宜即退還私次不可立於
親側以觀其决訟决罪　子弟或上京還家或出遊近邑宜
用私奴私馬每見子弟出行騎官馬率官隸左擁右喝作官
人貌樣令人代悶　子弟在冊室必有侍童即冊房通引若無此
童爲客者不能措手足所不可禁然宜以稺少無知口尚乳
臭者充之常飭子弟愛之恤之教以文字雖有罪過不宜嗔
喝　子弟或出遊山寺宜與此童從容步往所食飯蔬厚授
其價詢其弊瘼而告之雖有詩僧經僧不可以招入府中若
有邑子要與相見辭之勿見其有猝然來語者溫顏致辭曰
家訓甚嚴不敢歡接幸望寬恕即起避之

干謁不幸苞苴不入斯可謂正家矣
我位既尊自我妻子皆擁蔽欺負之人也妻無不敬夫子無
不愛親夫豈有擁蔽欺負之心哉知道者鮮或為顏私所牽
或為貨賂所誘干謁於是乎行焉茲所謂婦孺之仁也或以
膚受之譖除去某吏或以蟠木之容推譽某佐或去某甲之
訟與情稍寃或去某乙之獄官決有誤凡奸人在下者百計
鑽刺以行反間則仁妻孱子墮其術中自以為公誦不覺其
私許余見若是者多矣我之聽之也勿遽輕信惟以公理徐
察之若其所言果係忠實宜不露形跡默運而善處之若其
所言本係奸人設計則宜探出蹊徑掀飜窩藪乃於本事之

外加之以干謁之罪明示心法大行懲洌不可已也若云妻子是愛我之人其言乎忠則失之遠矣妻子既然況於其餘乎

楊繼宗知嘉興郡有圉卒饋熟鵞之首夫人受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婦人以告繼宗大悔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陥其身不義回吞阜莢丸出之即日遣妻子歸原案此事不乎如此厚酬鵞價密戒家人勿復受饋如其不悛勿露形跡徐遣之可也謙為至德鳴謙則為爽德廉為高行鳴廉則為詭行每見廉士之傳其不近人情者還若好名者然非君子之所宜法也

高麗庚應圭操行貞固嘗守南京(今楊州)政尚清介其妻曰娩乳疾甚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隻雞曰良人平日不受人饋豈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吏慚而退(倅者判官也)

金清陰尚憲居官清白有一官人憂其婦女受賂有謗公曰婦人所請一不施行則謗息矣官人大悟一如其言婦人常罵金公曰彼老漢自謂清白吏足矣何令人效之使我喫若如此(鄭載崙閒結錄)

李公安訥(號東岳)為忠清觀察使先壠在沔川男楣死於沔川其母將奔哭使人遮諸道促使歸曰吾今按道不可令婦妾入吾界也其峻截無私如此

貿販不問其價役使不以其威則閨門尊矣

象山錄云每見無法之家首吏廚吏館廳首奴工奴直工庫恆立席門之外棉布麻布土紬生紵連苞盈擔納于內衙以聽抽擇即豪奴悍婢遞傳吩咐曰粗曰疏曰刁曰踊執其九物勒以賤直（欲以輕價取美物）琅琅之音武及於風聆瑣瑣之賸悉露於衆目抱布而出惡聲四散此天下之大耻也宜定約束凡布帛貿易之權任之首奴（首吏亦大吏不宜管此小事）首奴自署墨印納于冊房冊房不敢展看納于內舍即雖升數半減價直倍高毋得還給恭受不辭默無一言庶乎家法不乖惡言不播矣

象山錄云婦女無識者役使官婢有同家奴授之以苦楚董

之以威力迫促其期限嚴酷其箠罰怨歸於一身謗達於四境惡乎可哉一言半辭不可自內而出 內外衣服不可使婢妓針縫如有不得不借手者宜召針婢(即所謂針匠) 持往針家(邑邑皆有針家號稱善手者) 給雇以製之 每見內眷以全疋紬衲(俗稱疋縷飛)勒授針妓針妓賣其釵釧錡釜以償針家之雇怨聲徹天其釵釧錡釜本是行淫所得以此爲衣以爲朝服祭服以掩父母遺體其可曰敬其君上敬其祖考敬其父母之遺體乎言之醜也

惟府中貧客授衣者其針功麁疎不必借手宜令針妓爲之

房之有嬖閨則嫉之擧措一誤聲聞四達早絶耶慾毋俾有悔

婦人不妬者或鮮矣妝之不謹或置嬖妓即河東起獅子之吼江左促麈尾之驅鶬羹不療蛾眉先刻小則閨中鏖躁大則府外喧轟不幸聲徹于按司即書考曰志固頑治事或駁聽天下之耻有大於是者乎妝宜商量均勿自悟本係國禁不惟家難是懼也

晋謝邈為吳興太守妻郗氏性妬以邈聚妾怨懟與書告絕邈疑下生仇玄為妻所作乃達斥去門達玄達玄奔孫恩遂害邈

慈母有教妻子守戒斯之謂法家而民法之矣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

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歴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大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而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生四子三女悉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被而泣終日不食故所至號清白吏一本云唐鄭善果為沂州案此事固善然婦人之義本不當干預外事

若吏隷將施重杖有罪或有大夫人手札寬暇牧因此減等
從輕不害於政而歸恩於親亦善事也室人以下不可有手
札　前輩若尹八松諸公每作養老之宴其婦人耆老令大
夫人領宴此或不害於禮法也

尹碩輔守豐基郡妻子留豐德邨廬苦於飢寒無以自賴妻
朴氏賣其家傳錦衣換置一畝田公聞之走書亟令還其田
曰古人有廣尺寸之地以負其君者今我從大夫之後食人
祿而使置田宅可乎其母與民買賣重我罪戾朴氏不得已
還其田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嘗於

戟門外下馬　案戟門者今之所謂外三門也數步之間其勞未甚而家法有足見者如之何其不傚也　子弟來亦開正門非禮也宜從東夾門出入禮曰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行不中道

屏客 律己第四條

凡官府不宜有客唯書記一人兼察內事

今俗有所謂冊客一人以掌會計以看下記（即日用未蒞之簿）非禮也官府會計凡公用私用無不入焉凡羣吏衆隷無不繫焉乃使無位無名之人總攬此權日與吏奴掌財者曰多曰少曰虛曰實豈當於理乎斯人也能奸摘伏則怨歸於我能含垢匿瑕則害歸於我將何益矣下記細瑣不足致察官苟明矣吏自不欺雖有鼠竊終年所失不能萬錢（即百兩）會計之客一年所養少不下三四萬錢得不補失徒增我累此宜去之贅也每見吝嗇之人申飭冊客使之細櫛下記客與吏約曰

官性好削我亦苦矣凡所費用汝宜加錄我其削之油用五合汝增為七我削為五在汝無損在官無失我於其間得免咎責不亦善乎吏則欣然遂與同心陰以土物賂遺冊客庇覆其濫與之分利及官之歸羣吏相會以語此事與之拍掌官愚客詐兩名俱惡斯不可以不知也

凡官用百物宜有月例（詳下節用條）既有月例下記何察焉

惟書記一人不可少也

凡牧之家事須有家宰一人（古禮家臣主使者謂之宰）承接上下導達內外凡細瑣之事官自照管則有損體貌子弟照管則歸於鄙賤家宰不可少也祭祀之物饋遺之物其封裹標識宜任此人內用百物其出納裁酌宜任此人

但不可使此人發一令出一言且令乘隙宣命於東軒又凡書牘酬應若我子弟無可代勞者宜任此人斯之謂記室也守令書牘或稱某倅非也郡倅謂之半刺倅者副也貳也營下判官自稱曰倅可也（公州全州等）郡守縣令非倅也然且倅者取內切（音與蔡相近）今讀之如粹亦誤

月例之外其別般用下者宜令此人私爲簿曆至月終會計之後取會計文書付之此人私自查驗其月例所用及別下所用若有違錯宜摘告于東軒東軒召首吏使之釐正而已終不可使此人招吏招奴同席打算點朱勒墨

凡邑人及隣邑之人不可引接大凡官府之中宜肅肅清清

今俗有所謂存問之法土豪奸民締結朝貴辭朝之日朝貴囑其存問隨事斗護(即庇護之意)昔柳參判誼牧洪州時凡存問之託一不施行余言其太拘柳公曰　主上既以洪州之民全付我牧(臣)使之存恤使之庇護朝貴之託雖重何以踰是若我偏執一人偏問而偏護之則是違君之命以奉私令余何敢焉余深服其言不能復難大抵存問不可輕也　若有不得不聽施者須於上官三月之外徐察其人之所為無武斷奸詐之行者乃可存問其禮單之末書之曰須勿來謝嚴飭門吏(禮房承發等)約曰凡邑子雖學宮及新受存問者時任無敢通刺如其有犯汝則有罪　朝官退居者雖殘蔭冷武

不可不首先存問貴貴之義也其或未見者不宜拒絕相見之日約曰意非不厚禮欲有防我與公約欲有議則就之可與相見欲有會則速之可與相見如其不然澹臺未嘗至偃室龐公未嘗入城府雖若惆悵永以為好曰飭門吏告以此約　邑中必有稱之曰文士者以科詩科賦締結官長因緣作奸者不可引接又如風水斗數看相推命卜筮破字種種妖誕之術皆能締結官長小則亂政大則取禍宜斥絕千里毋近影響　唯醫者難斥我不知醫彼若精通不得不以時招延然宜十分審慎厚酬其勞不許開口干囑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

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不可干以私

南史謝覽爲吳興太守時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横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謁覽逐去之

薛文清讀書錄曰儒士固當禮接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若此之類能審察疏絶亦清心省事之一助也

鄭漢奉去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至工藝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

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黄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

之玷若此之類可不深察

親戚故舊多居部內宜申嚴約束以絶疑謗以保情好　親戚故舊或居本邑或居鄰邑宜一番延見一番往見以時餽遺約曰雖常常欲見禮則有防招延之前切勿來見書牘往復亦招疑謗如有疾病憂患要相報者數字之書勿用糊封直付禮吏使之公然受納　每見族戚乘時干囑積失人心官去之後江流石存衆怒交發不能保存者多矣可不懼哉

唐張鎮周爲舒州都督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殽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爲布衣時凡十日旣以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

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別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此用蘇瓊文法以待親舊

包拯合淝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鄉人為之語曰直柏終為棟剛衡不作鉤包拯知廬州即鄉郡親戚多秉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屛息

李公賢輔號聾巖為安東府使安東闔境皆親舊以禮迎接故多防礙而公處之無難不容毫髮倫私人亦不敢怨

胡大初曰賓朋游謁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甚欵話甚久情好必甚於是輻湊其門而請托之路開矣甚者既受甲金又約乙錢趨謁縣齋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告甲與乙曰已

致委曲矣實未嘗開口他日令浚此事亦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諸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　又曰納謁之時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覩自難致疑但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爲慢也　人情物態古今不殊東西無別有如是矣

凡朝貴私書以關節相託者不可聽施

鄧都爲濟南守爲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終不顧妻子矣

魏司馬芝爲河南尹抑強扶弱私情不敢行有內官欲以事托芝不敢言因芝妻伯父董昭通意昭亦憚芝不爲通

陳泰爲并州太守京邑貴人多寄書泰掛於壁皆不發其書

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孔翊為洛陽令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包拯字希仁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奸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通有閻羅包老　王闓為冀州不發私書不容豪族號曰王獨坐

馬遵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囑也縣遂無事　鄆都陳泰猶恐怨矣當以馬遵為法

陳養為蒲城縣主簿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豪敝請託習

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有請託者惛其士類不欲遽
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獲由是邑人
知不可干老奸宿贓縮手奪氣

柳參判誼牧洪州時余在金井驛書議公事不荅後入州相
見曰何不荅書柳公曰我在官素不發書遂令侍童瀉下書
籠一籠之書都不開坼皆朝貴書也余曰彼固然矣我所言
者公事胡亦不發柳公曰若係公事胡不公移余曰適是秘
事胡不秘移余無以應其絕去私囑如此

貧交窮族自遠方來者宜卽延接厚遇以遣之
先人嘗曰貧交窮族最難善遇誠以清士高朋雖甚貧窮不

肯訪友尋族以到官府其來訪我者益多邋遢儱侗苟且卑
陋之人或面目可憎言語無味或干囑非理求索無厭或敝
衣跣屨蟣蝨滿身或我胥厄窮全不顧恤炎凉之際情狀可
惡我之接之也極難和洽　大抵接人如作文好題善作不
足稱工必難題黙運別起波瀾爛熳鏗鏘斯高手也遇此等
人宜惻然慈愛歡然迎接顏色愉愉言笑衎衎寢之以溫室
餽之以豊食授之以新衣及其歸也厚其行槖勿令狼狽可
也昔李參判基讓為灣尹善遇此等人旬月之閒聲譽滿世
及其罹禍泣者獨多茲事不可忽也　但其迎接之日若參
謁未罷或吏民在庭宜令直赴冊房待其庭空其尊者躬就

以拜之平交以下接見于東閣約曰自今至歸之日深居毋

虜毋至政堂或夜深銜罷乃至政堂爛酒燒肉與之相樂

若夫清士高朋偶至官府者凡人皆能善遇無所勉也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呉中宗族甚衆以吾祖宗視之

則均是子孫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

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鄭瑄云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見忠厚

閽禁不得不嚴

今人或以洞開重門為德此德而不知為政也我職牧民非

掌客也生無一面之雅者豈可盡見與閽吏約曰凡客至門

外先以溫言辭之乃有密告以聽裁處斯無失矣

經國大典曰私出入官府者杖一百惟父子婿兄弟不在此

限禁除條案邦禁如此凡修身篤行之士必不當冒犯

牧民心書卷之六

節用 律己第五條

善爲牧者必慈欲慈者必廉欲廉者必約節用者牧之首務也

不學無識者纔得一邑放肆驕侈無所節制隨手亂用厥債既高其勢必貪貪則與吏謀與吏謀則分其利分其利則民膏削故節用者愛民之先務也

安順菴去靡財之道恆由於搬挈往來送迎結託造器用畜珍異諸事要覓牧能不挈妻妾不許子弟往來不事權門貴戚不招金工木工不取金珠寶貝雖燕歧鎭岑不患其不足

矣

節者限制也限以制之必有式焉式也者節用之本也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式節財用（祭祀賓客等）彼以天子之富必先出其式以節其用況小邑之守令乎式不可不定也量邑大小計俸厚薄約之為恆式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

衣服飲食以儉為式輕踰其式斯其用無節矣

衣服務在質儉　朝夕之食一飯一羹一齏一醬之外（齏沉菜也）（醬豉清也）宜止四楪四標者古之所謂二豆二籩也燒肉一楪脯鱐一楪醢葅一楪不可加也　近來官長百事皆失體頗唯

於飲食妄自尊大稱用古法大小二盤具設紅白之飯以粱赤豆者為紅飯内外二膳備陳水陸之珍内舍外厨各進盛饌也自以為官長體貌本當如此食而有餘惠及奴妓不知我職既溺薄餐猶素不務其職但索其食豈不可笑費濫則財屈財屈則割民膏所見者奴妓耳見牛而忘羊割民以肥妓將何益矣然且初到之時逞其愚氣未過數月權輿不承減之為薄小者多矣則吏民傳笑譏其不恒又得無愧色乎

眞西山論菜去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　鄭瑄云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

菜色

後漢劉虞為幽州刺史敝衣繩履食不兼肉

後漢范冉字士雲為萊蕪長歌曰甑中生塵范士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宋何須為安漢令去官時巳土餞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

齊劉懷恵為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後周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俠常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為天

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稀為獨立使君

○唐馬元叔歷始平縣時乗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董士毅為蜀州守十數年僅一布袍一革靴

瑞昌令劉公仁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遣一价往瞷還白曰嚴冨貴雅稱官也劉蒙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盂而已公嘉納尋擢為御史

軒輗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屬僚尚有未及知者初為漁鹽運使

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衣敝以紙補隙

王恕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籮一日給乳豆一塊菜束醬醋水則取主家乳豆者豆腐也

方克勤循吏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啖菜而已

高麗奇虔爲濟州安撫使性執而廉謹州産鰒魚其採民甚病之虔曰民之受病如是吾忍食諸遂不食人皆服其廉

●丁忠靖公諱應斗七道按節再任關西而行部之日未嘗坐

花紋席其情樞好儉如此

鄭監司玉藥圃相公之孫也為黃海觀察使律身清苦巡行列邑只饌二楪有違令者罪之余在西邑見一邑宰朝夕必具內外二饌及其去也加下錢四十萬首吏破家

柳正源屢為郡縣每解綬歸鄉以一韉就道衣服器用無所增歸自慈仁由還在家子弟在縣衙還送弊籠于家慮中虛易陷實藁草其中里婦為其自官來爭聚觀之知其藁草也皆大笑而去（大山集）

祭祀賓客雖係私事宜有恒式殘小之邑視式宜減

公祭有公式（五禮儀）家禮宜遵古禮大夫以上宜用小牢之

饌(通政大夫以上)堂下官宜用特牲之饌(通訓大夫以下)加豆加籩抑所宜也　少牢者其爵三獻其食四簋(飯一器麵一器餅二器)三鉶五俎六豆六籩(菹醢等濡物爲豆脯栗等乾物爲籩)加豆不過二品鮑魚(俗名曰魚煎)糝肉(俗名曰肝南)是也加籩不過二品蓮飴(俗名曰正果)粟餻(俗名曰茶食)之類是也郡縣之祿薄於京官擬有加豆加籩　上所論者時祭忌祭之饌也春分秋分行時祭冬至夏至行薦新之禮大夫特豚三鼎(一獻二簋一鉶三俎二豆二籩)堂下官特豚一鼎(一獻一俎二豆二籩)不可加也　朔日之祭大夫特豚一鼎堂下官脯醢而已(一獻一豆一籩)

清明寒露有墓祭大夫士皆特豚三鼎　按此祭禮之式卽余之所擬議也家各有禮非有國家定制唯當各遵其家

式

公賓有公式(五禮儀) 私賓之餽須分二等尊長四楪卑幼二楪

其物之腆薄隨其邑力　自官廚饋之者執其一饋條列諸

物(米肉鹽醬等) 折以原式(諸邑皆有式) 得其本價定為幾錢於是廚吏

下記曰某日賓饋四具某日賓餽五具及其會計之日算其

幾具以錢會減其米肉醯醬之等初勿條列則簿錄清簡自

無舛錯矣古不用錢(肅宗朝始用錢) 故下記繁瑣今宜從簡　若去

以錢折定有防禮貌則一饋所入諸物須出恒式及至會計

之日查定諸物之總數凡一饋之式其米一升則十饋之會

其米一斗也一饋之式其肉二兩則八饋之會其肉一斤也

（肉不能常存則以肉價錢二文買魚以饋之會計則仍以肉二兩計之）香油一勺十之則一合也石魚一尾十之則一束也下記雖無條列會計可得實數顧何必條列乎雖不折錢而條列之法斷可廢也（既定恆式則自下變通式以羹代炙或以蝦代蛤在所不禁并以原式會之）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凡內饋之物咸定厥式一月之用咸以朔納

內眷既到官廚日供其用行之十日合計諸物據是執其總

數增為三倍（一月三旬故三倍之）乃以三倍之數朔日都納之假如十日所用白米十斗黏米三升赤豆四升麪末二升（即末）真菉末一升胡麻一升（俗名曰真荏）鯇魚二尾（即民魚）䱡魚二束（即石魚）卵醢一升鰕醢三升雞卵四十介白蜜一升香油一升清醬五升釃醋六合大棗一升生薑一兩海帶二束（俗名曰甘藿）海衣五束（即紫菜）昆布一束鹽五升麴二圓則執其總數增為三倍以定朔納之式

官府政令貴在清簡小小米鹽一日十索內奴呼侍奴侍奴呼門卒門卒呼廚奴廚奴呼廚吏曰遲曰滯曰有曰無曰多曰少紛然囂囂一城撓亂厥明勘簿（即下記）毋容開坐召奴對

吏查歷考實補漏削溢一勺之微墨勒招怨半銖之輕朱泥費精會計之日來月之朔日又重打算一唱一應共聲譁然而疑謗群興思慮不清或疑冊客與吏朋姦或疑廚吏並客欺騙橫施怒罵積取嘲訕天下之不智不慧未有甚於是者也妻之在家瓶罌悉空箱篋都罄賣釵典衣以賒溝樓之羹京城牙婆坐於污移之市是溝樓也羹乾魚也猶以樂生今居潭潭之府每月之朔庖人廩人以日用百物擎跪而獻之一朝富貴何所不滿必令時時刻刻呼廚奴以索之乎此法不可不改 惟庖肉不可朔納宜先定日供之數使於宰牲之日計日以納假如一日二斤爲恒式則宰牲之日納二十斤十日之後又復宰納以充

恆式之額　鮮魚不可𥳑納每到市日邑中之市一月六會當納魚幾斤以爲恆式　凡𥳑納恆式之外其有特用者乃爲日簿所錄既簡詐僞無所容矣　付之數月或有羨餘者𥳑納之日拔而除之令勿納　其每患不足者量增恆式唯其宜也如是則下記無所察也會計無所稽也政淸事簡上下俱便此不易之良法也

縣司所供柴炭芻藁之屬亦照此爲例其或用之於賓餼者謂接客　宜照恆式別爲一簿

睦茶山大欽聰明強記爲延安府使日用百物不煩簿記而一不遺妄吏不敢欺嘗以蟹數百醃于瓮以供朝夕一日廚

吏告𩯭公曰尚有二蟹吏惶懼退搜竃中果有二小蟹在醢汁中自此公私簿曆一毫無隱

李某爲康津因事被拿赴京保放在獄外九日每飯後啜桃吏以一錢買二桃進之一大一小官取其大而餘其小侍童食之即通引既還縣吏錄九錢官曰何哉我食其半餘不知也削之爲五錢吏謂侍童汝食其餘當此四錢童曰嗟哉蚤知如此誰其食之吏曰無怨法當均攤官誚其五寬汝半錢汝之利也童曰寃哉我食其小積其所𡁑奚止半錢囊出四錢嗜而擲之　按節用如此不如濫費之爲善也

公賓之饟亦先定厥式先期辦物以授檀吏雖有贏餘勿還追

也

賓餼品級并見禮典（賓客條） 觀察使饗食之饌宜遵古禮如或不便宜遵邑例須執十年之例（例者錄也）謄去其太奢去其最儉取其中者（不侈不儉者） 著為恒式令廚吏辦具諸物以授該吏有餘不足無敢復言先期勘簿以待會計殘杯冷炙設有贏餘勞者之利不可窺也 如是則吏受諸物認為己貨撙節照管不為濫費送賓之日不復勘簿橐中之餘悉歸其家在官無費在吏無惠斯良法也 其或於恒式之外賓有別索吏應其求者別為小簿賓去而勘之 西路赴燕使臣及諸路御史京試官頒敕官一切公賓皆照此為例

凡吏奴所供其無會計者尤宜節用

官府百物皆出於民力其不會計者(俗稱無下記)其害民尤切非天雨而地涌也節其用而察其害使民力得以小紓不亦善乎

菜蔬於鄰園奴供之(俗稱園頭漢)以此功勞例為倉奴(倉庫)濫収粟米以報其債(名曰色落米)不禁其濫則民受害猝嚴其防則奴破産曷若清其源而遏其流乎　凡菜蔬宜嚴定厥式日供幾斤不可踰也一握二握一束二束本是吾東之廢法握有大小束有輕重不可劑也宜用衡秤每日某菜一斤某蔬一斤以為恒式恒式之外其或加用者皆給本錢某菜一斤本

錢一文其蔬幾斤本錢二文亦各有式可也　每見縣令其家法不嚴者園奴納菜于內奴內婢嗔其苦惡怒其薄少翻筐覆筥咆喝萬端令則不聞褻如充耳不亦羞乎甚者內奴濫収此物還以其餘私惠官婢以圖通奸不可以不察也（嚴擬石之法則自無此弊見上條）

梁蔡樽為吳興太守在官惟飲郡水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

崔潤德判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苽手自鋤之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

李節度得駿為康津宰内舍前後大治菜圃令内奴内婢糞之耘之厥蔬肥茂四時不斷園奴所供悉皆蠲除食之有餘領給近侍至今頌惠傳為美談

王苽日供十枚甘苽二枚西苽一枚以供縣令使為恒式有加於是咸給本錢抑所宜也多率子孫者童稺無知索苽無厭園奴之怨容有既乎雖一枚不可許也

瓠瓜南瓜亦皆定其日額凡出額外者皆給本錢　凡徵瓜之法其徵宜晚待開曼之後其停宜早在捲曼之前亦惠政之一也每見縣令子弟徵苽太早園奴四走而求之以致遲滯則曰此土人心極惡斯皆可愧之事也

肪燭(俗名曰內燭)庖奴進之(卽內直)例無會計難繼之道也惟政堂日供二枚(夜長則三枚)內舍冊房宜用香油點燈 每見不肖子弟濫徵肪燭懷其羨餘又於政堂收其殘灺聚之于內舍以待歸日此事使人代慚

後漢巴祗為楊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客坐暗中不燃官燭(一本云與客賭飲不燃官燭)

林孝澤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閫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令持去 鄭瑄云昔有縣令極廉介京遞至(公事也)秉官燭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卽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畢然後再秉官燭雖其矯枉

過甚取以礪俗可也　凡収残地以待歸日者覧此知所愧矣

張宗璉明之循吏也莅郡不挈妻子病亟召醫室無燈燭童子從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璉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案此近於刻不必然也

或有邑例所用牛肉都無會計得是邑者欣然樂聞以為美例不知如此之物總有出處無天雨地湧之理既無會計必係民瘼或剟取坊里以為契房（私収賦役之名）或翻美倉穀用其羨餘其利倍厚官乃分之故無會計也其或古厚而今薄者一年供庖倉逋如山厥奴在逃徵族徵民害毒所蔓靡所不及

行盜者奴也食贓者牧也我食其贓罪奴為盜其中於理乎我以其贓養我父母祭我祖考孝於何有福將何降凡得此邑者宜亟變其法定其本錢明其會計於是破其契房以均民徭嚴其庫鑰以除民瘼斯不可已也

濵滓子為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人一雞子以錢易筭百錢當得筭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濵滓子召還賣筭者而杖守門者

私用之節夫人能之公庫之節民鮮能之視公如私斯賢牧也

○諸邑必有公用之財設立諸庫其始也名之曰公用而設立既久漸至私用謬例層生靡費無節以其本公用之庫也

故牧終不致察監吏庫奴欺詐百端偷竊唯意財之既竭又重斂之此諸路之通患也其諸庫之名或稱補民或稱補役或稱補餉或稱補弊或稱鮮懸或稱息肩或稱雇馬或稱修城或稱養士或稱藏氷或稱軍器或稱賑恤或稱傳関其名不一其用無式斯不可不正也　牧者一縣之主宰也一縣之事靡所不管責在元帥何以辭矣其日用下記宜逐條明察一銖半錙不可放過官廚下記縣司下記細察則受侮諸庫下記學宮下記細察則生威為其公私不同也其立法本自不密者改撰節目刪其謬例直其罅漏使之永久無弊可矣並見寺法條興學條賦役條節民庫軍器條姑畧之

鄭萬和累按藩臬所至儲蓄盈溢於始至其羨餘至不可勝數嘗歎曰吾杜塞侵欺一年之間有贏如是節用豈非愛人之本乎

遞歸之日必有記付記付之數宜豫備也

官府所傳錢穀諸物厥有都籍名曰重記遞歸之日畧以用餘留載重記此之謂記付也平時不能留意臨急何以猝辦每當朔望會計之日官用諸物畧存贏餘以待不時之遞可矣

治縣訣去官廚所用既皆排月但勿犯越斯無憂矣其他錢穀常存後慮愼勿濫用然後可無末稍之患　又曰作一小

帖中横一格上層開列前官記付之物之數下層寫各物會
計後時在之數而時在之數月月不同
不可椿定須用紙簽條條付之常常考閱若其時在之數遠
過於前記付則放心用之不及於前記付則補而填之庶乎
臨急無憂也

天地生物令人享用能使一物無棄斯可曰善用財也

陶侃在荊州勅官船悉錄鋸木屑以禦雪泥竹之厚頭積之
如山後桓公伐蜀裝船悉以作釘

貝恆為河東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反民營繕有餘其廢鐵破
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閑暇令煑皮為膠鑄錢為杵

搗紙索爲穰財之庫會車駕巡行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財
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尹鉉爲户曹判書凡獘席地衣青綠布悉藏之庫中衆咸笑
之其後獘席付之造紙署磨碾作紙紙品最佳取青綠布付
之禮曹作野人衣細　邑民爲木碑宜即拔入財之工庫其
大者贍民之死而無棺者其小者以作燭盒餌盒等小小器
具勿復索材於民園可也

樂施 律己第六條

節而不散親戚畔之樂施者樹德之本也

澤上有水以渟以滀將以洩疏以潤物也故能節者能施不能節者不能施也狎妓名娼彈絲吹竹曳綺疊紈高馬雕鞍重之以諂事上官賂遺權貴費用日過數萬消折歲算千億將何以施及親戚哉節用為樂施之本也余在謫中每見官長能憐愍賙恤我者視其衣服必著麤儉其麗服腴顏淫佚以自娛者不顧矣

貧交窮族量力以周之

一室之人雖不能牽来其有貧不能舉火者不可不計其食

口繼其月料小功之親有貧不能舉火者宜繼半月之料其餘周急而已　其貧未甚者以時饋贈　貧交來乞者厚遇之其贈也計其路費使歸家之日得有羨餘可也

劉宋江秉之爲新安太守所得俸祿悉散親故在官止作一書留以付庫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甞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

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為是豈
然耳

尹八松煌所至州郡遇宗族必盡誠款接削衣貶食有求必
應曰吾宗族衰替食祿者唯我而已若我不恤雖得廉約之
名非所以體祖考之心也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斯無愧矣

○庫有餘財悉以施人則至德也濫用財物以負公逋則非
禮也近世茯菴李丈為灣尹以濫施之故負公債八千兩雖
觀過知仁而非居官者所宜法也

韓監司祉按藩每當時節使諸裨書祭單終日乃畢或問曰
所祭不已多乎曰此皆吾先塋之內同族之墓也自吾祖而

視之同是至親同塋一山一枝榮貴威受官供一枝寂寞不能灑麥豈神道之所安亦奚賴於族屬之榮貴耶曾寧全義邑力至殘而諸處祭單一如此耳祭單即所去祭需單子

李監司昌庭任順天府時有與公同姓名者官品亦與公等其友寒士一人為請嫁女之需而來見公則非也憮然遂巡公與之坐徐叩其故其人吐實公笑曰固無怪也待之加厚為備所需一物不斂其人謝曰雖使友人當之不能如此

我廩有餘方可施人竊公貨以賙私人非禮也若公債實高者宜以實情備告親友令稍俟羨餘方來求之客氣逞豪官庫板蕩吏縱奴逃流毒一境者不可以樂施為

德也

尹友畏心其弟為海南宰公債尚高為致祭需尹友却之不受曰下奪吏財以祭祖考吾不忍為也此格言也祭祀尚然况於其餘乎

劉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從弟玭為甫田令奉夏布一疋郎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鄭埜性至孝為郟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耶卽封還以書責之

鄭瑄曰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節用固為經法如有觸目生悲急欲拯救者又不可商度有無也

近一弊俗出於朋黨之習凡色目同者不問其知與不知求與不求通同計户而贈之蓋古所未聞亦惟南村有是也今既成俗當量我俸餘隨力以為之

節其官俸以還士民散其家庄以贍親戚則無怨矣

人有恒言曰奚樂乎官餘者家私謂田莊所獲不輸於家以儲以糶斯為贏羨乃可以益廣田土也兵法曰因糧於敵不費我粟是其心以民為敵故作計如是也何如散給宗族不

費官財之為豈合理乎

李穧（栗谷之從孫）累典郡縣在官時庶弟稱代己幹蠱每歲惡穧貽書曰家財必先施諸親族有餘分之僮僕鄰里或勸以乘時益置田宅穧曰自為身謀而忍使彼飢餓乎歸自河陽丞焚家僕歛散文書而杖其僕

李慣每典郡邑嘗曰舉家仰俸祿亦已足矣以此朝夕饔飧之外凡親身被服之資寧皆取辦於家私親戚知舊有以貧窶告則曰身食於官穀餘於家是亦因官得之者使之隨多小取去

高麗李茂方恭愍初知淳昌郡有求土物者茂方觧所佩筆

鞘及帶付吏曰朋交私請不可以公物應以此易所求與之請者媿而去

柳觀鉉爲鏡城判官乙亥之饑至誠賙救一境賴以全活一日監賑者請曰南路饑荒與關北無異城主旣以俸祿活民命又當仁及親族已自賑廳有若干別儲請急足送致公曰祿俸亦出於民豈可親爲私財先恤家族遂不許

謫徙之人旅瑣困窮憐而贍之亦仁人之務也

方克勤知濟寧府明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寧者克勤輒周恤之人或危之猶不已

金永壽爲全州判官時有付處以下諸囚贖金之令判中樞

金公睟謫居萬頃貧不能辦公與其家素善出奴婢七口漢上三石田以奉給不以邑入相累也

朴大夏為羅州牧使時鄭桐溪蘊直言謫濟州路過羅境公曾無一日雅握手流涕贐行甚厚鄭公歎息而去

干戈搶攘流離寄寓撫而存之斯義人之行也

姜秀崑為高敞縣監方師旅之際國大饑人相殺食公能盡辦以賑饑兩湖流民千數而北方之親戚故人飢寒為客者日且千數公躬自薄以給人所活千餘人

洪履一為大丘判官時當丙子之亂大嶺以南兵革不及士大夫避亂者多從之公周恤甚善客皆喜過望公曰當此時

吾得專城之饒豈可躬自厚而視人之寒餓也况士大夫之失所流離者乎一日觀察公戲之曰居官政清固善其奈子孫何公笑曰付己無負此心足矣以此遺子孫不為不厚

權門勢家不可以厚事也

權門饋獻不可厚也我所受恩或依賴相善者以時饋贈不可食物數種有餘貂蔘繒帛可寶之物斷不可獻何也宰相廉明有識者非但不受抑此以我為鄙夫倿人或入告 君前請施罪罰此損財而亡身危道也若其宰相樂受貨賂由此汲引者其人必不久敗亡公議指我為私人大則連累小則枳廢此必然之理也以此以彼有害無益何苦而為是式

○宣廟壬辰李贇成直彦以獻納扈從在龍灣湖南守宰有餉夏扇者公具陳劾之曰此何時也可通問乎同列為之悚然 仁廟朝有一北邊武宰餉貂皮於崔相鳴吉鳴吉召其人還付責之曰歸語爾守此是昏朝餘風吾欲入啓請罪而今姑寬之後勿如是 顯廟甲寅右議政金壽恒啓曰士大夫大小喪紀例有親知致賻之規而十歲前殤喪豈有此事臣於去冬遭幼子之喪忠清兵使朴振翰以棉布一同五十疋致賻臣忝在大臣之位若非媚悅必是探試雖即退送後不可置之令有司考律勘罪何如 上曰依為之 如此之事豈不可畏不如勿之

爾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關中語其妻孥曰近来名官聚會終日所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只論列邑所餽多小好否曰某倅所送物極精妙某宰所送物種頻優名流之評品如此方外之徵歛必增國安得不亡垂涕不已（鄭載崙閑居漫錄）

鄭瑄曰取不義之財以供妻兒妾費取不義之財以充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供設齋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李敬文為高陽内史（即李繪北齊人）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權勢從敬文乞麋角鴒羽（一本鴒皆作鴿）敬文答曰鴒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體膚疎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鄭新堂鵬為青松府使宰相成希顏求松子蜂蜜公笑曰松在高峰頂上蜜在村家桶中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成公愧謝

松者果松也

高麗庾碩為東北面兵馬使先是有一兵馬使始以江瑤柱餽崔怡遂為常例江瑤柱海物也出龍津縣捕之甚艱邑民五十餘户因以失業逃散幾盡碩一禁絶之流亡盡還時守令爭事侵漁以媚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者取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內東北人感碩清德呼為父母秩滿當還請借三年召拜禮賓卿

趙滄江涑為臨陂縣令造竹皮席名曰鞸團欲贈蔡湖洲裕

後爲草堂具適聞湖洲家草堂易尾歎曰尾家不合此物遂不贈湖洲聞之愧歎